

# 逃离都市

## ——两对中产阶级夫妇的隐居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熙熙攘攘,是奔向城市的人流。众多紧张而兴奋的脸庞,映衬出这两对夫妇离城的背影。

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进城,而他们却选择了逃离城市。

远离都市的压抑喧嚣,到江西和湖北的青山绿水间,悠然山居。

不再想如何能赚更多钱,一种自然状态的简单生活就够了:种想吃的菜和瓜果,养鸡,很少吃肉。在山里,他们需要的不多,对物质的渴求更少;行走于山中,摘几朵野花,捧一手心山泉;或依偎在一起,看夜空中闪亮的星星。

从城市白领和商场生意人到闲野游民,身份倏然改变。在某些主流价值观看来,这两对夫妇似乎是不求上进的消极,从成功蜕化到不成功。

然而,于山野间观雨听风,看草长花开、日出露消,在看似无所事事的生活琐碎中,他们反而找到了能带来幸福感的心灵安放之处。

### 逃离城市生活

“猎人”在城市里赚了钱,有一栋五层高的房子。闲下来,他做梦都会想到童年时放牛,坐在草坪上的情景。朋友说:“那就是天堂,但是回不去了”

她叫他“高老爷”,则称呼她“山荆”。1月17日,记者见到他们时,也跟着这样称呼。

他们是一对不到40岁的夫妇。住进江西婺源这个不出名的山村后,这两种叫法,成了对外的称呼。

“高老爷”夫妇之前的生活,一直在复制着众多城市白领走过的路。大学本科毕业,在广告界做了多年,月入过万,人前体面。

“去过深圳、北京,2000年落脚上海,在那里结了婚。”“山荆”是典型的都市“白骨精”。夫妻俩在上海租房住,其间也购买了一套房子,随后就转卖了。

光鲜却压抑的工作没有让他们感到快乐,期待的生活犹如水中倒影。压力大,甲方给钱就是大爷,一直被挑剔,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这种强度下,会有放松的好心情吗?赚钱再多,不可能抵消压力和压抑,工作也感受不到意义。”

老高以前的生活还历历在目:晚上回租房处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又去上班。在深圳的某天,晚上6点多,迎着夕阳回家,感觉不对劲:哦,回去早了,太阳还没落山呢。

“城市远离自然,很多东西被忽略了,见不到自然状态下的小鸟、小猫小狗有人养,但那是宠物。”

人一辈子很短,等挣够了钱再去过向往的生活吗?我们的性格不主张过度物质化,需求比较低。宁可降低物质标准,少买衣服和化妆品,只想早一点过自然的生活。”夫妻两人的观点一致。

“山荆”在2006年下半年偶遇这所老宅子算是巧合,当时是工作原因来到这个山村。当年12月再来,他们签下了40年的租房合同,虽然当时连房子的格局也没搞清楚。

三年多后,和江西相隔千里的湖北松滋,“猎人”张芝伟带着妻子、儿子搬进了山里的木屋。

这两个家庭,因为山居,从此有了某

种联系。

“为了赚钱去应酬,一年到头就这样,不开心更找不到意义。”“猎人”是张芝伟自封的,“80后”的他和父亲在城里开了家羊业合作社,赚了钱,有一栋五层高的房子。

闲下来,他做梦都会想到童年时放牛,坐在草坪上的情景。朋友说:“那就是天堂,但是回不去了。”

五年前就想到山里去,但“猎人”放不下的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让他像高老爷夫妇那样瞬间决定。

直到2009年上半年,“猎人”和朋友喝酒,泡完温泉,开车到了桥上,正巧有人打来电话。“掏出手机看了下,就丢到河里去。”

随后儿子浩浩的出生,让“猎人”选中这处朋友的山林,生意丢给了父亲。一处简陋的木屋,三间搭建的简易房,组成了一个家。

“不能让孩子重复我过的生活。”他说。

### 琐碎的山居生活

晚上,“猎人”喜欢站在门前平地上,看着山下镇子上的万家灯火。月亮和星星是亮的,天光洒在山林里,照在人的身上。

在很多人眼里,山居意味着孤独。对这两对夫妇来说,即便是无所事事,也能发现如此多的乐趣。

老高所在的山村离最近的乡镇有几十里地,隐于群山,和外界既有联系又有距离。

2011年1月17日9点多,这个小山村刚从宁静中醒来。不知是谁家的大白猪游荡在路中,后面跟着一只鸭子。街上小店陆续开门了,一位老人刚起床,在门口刷牙。

这个山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剩下些闲余人等,节奏慢了下来。老高从他的宅子里迎出来,高挑瘦削,衣着像是刚从城里回来的打工者。“山荆”在屋里伺候刚出生五个月的女儿“谷子”。

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石幢门,高门楼,地面是青石板,房屋木质结构。上下三层楼,一个比篮球场小些的大院,一个可以打羽毛球的客厅,双面山景书房,还有那经年累月刻就的精美木雕……

门前就是一片菜地,拾掇菜地是“山荆”喜欢的工作,也是餐桌的需要。

这个城里长大的女子,30多岁才明

白种子有多奇妙,“在菜园里生长的快乐有多旺盛。”

这片菜地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任由绿油油的野菜蛮生长,虫子在菜叶上爬。

寒冷冬日,地里还有未拔走的大葱,种子是老高种下的。他是山东人。

更多的时间,老高沉浸于山中游荡,无所事事地游荡。穿过屋后长满枯草的小路,就到了他的世界。

“我的清晨可以从日出之前持续到午餐之前。这是自然赋予我的这项特权。”

在山间游玩,遇到的村民还会甩出一句:这里有什么好看的?你们比我们家乡巴佬……

吹吹山间的风,拔一束野草,观察在日光下消失的露珠。晴朗天气里,把阳光晒到身上。或者,挑一个宁静的夜晚,好好享受下月光,经常望见晴朗的星空。老高说,这比城市里多了太多的“乐子”。

“山里的野菜,沾上这个‘野’字,马上便趣味横生。夏天,我下河去,在水底朝另一个世界睁开眼睛……”

孩子出生前,这对夫妇会徒步或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山里,探寻一下别样的风景。

家里的杂活也是少不了的。抡锄把子,劈柴,并里头提水,挑担,田间管理的一套,还要做挑土,整地,播种,锄草,育苗,间苗,授粉,浇大粪的工作。

杂活的好处是随性而为,广泛尝试,不好玩就拉倒。“反正又不是靠这个吃饭。干杂活自由,自主,其中富有探索与发现,体验一定的创造成就感。”

老高后院养着6只鸡,1只公鸡和5只母鸡,但他更喜欢去街上,看两只小狗互咬狗毛,获得轻松快乐的享受。

“猎人”和妻子也养鸡,不过他们养了几百只“返祖鸡”,每一只鸡都有名字。1月19日早上9点多,“猎人”端着一杯热茶出门。

雪后,其他鸡在林子里觅食,“豌豆花”却跑到屋前。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

“我们看着一只只小鸡仔长起来,有感情了,会一直养到它们老死。家里是不吃鸡肉的。”“猎人”妻子从杂物间搬出一个南瓜,用砍刀整齐切块,这是鸡的食物之一。

“猎人”的家安置在这片四面环山的山谷中,和外界仅有一条陡峭沙石路相连,屋后是一片白玉兰树林。大片的绿叶上堆砌了白色雪花,不时因树叶难以负重,雪花坠落地上。

再往里走,就是山林了,窄窄的小路两侧,长了枯黄的茅草。

“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就是不同的世界。”

夏天山里,开满了各样的花,有野生的板栗,葡萄,猕猴桃和山楂。可以不用买水果了。“猎人”的妻子经常去山里摘野菜,摘下来用清水一涮,做野韭菜炒鸡蛋。

老高说,再普通的景色,在他们眼里都是童话。

晚上,“猎人”喜欢站在门前平地上,看着山下镇子上的万家灯火。月亮和星星是亮的,天光洒在山林里,照在人的身上。

“这时候,我总有一种逃离了的感觉。”

### 为孩子设计未来

两对夫妇对孩子的教育,更多是从自然的角度出发。老高认为,小鸟、河流、溪水,山林不都是教育资源吗?看你怎么引导了

浩浩比“谷子”大一岁多,此时和未来,他们注定经历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

一早,浩浩在屋里摔倒了,没有哭。旁边的大人们各忙各的,谁也没有抬头。有些无趣的他在地上躺了会儿,自己爬起来。一会儿又走出屋门,小心趴下身子,“滚”下他一半高的台阶。

“雪花”之中,浩浩走在坑洼的平台上,看了会儿羊圈,又自顾自和保姆狗“花花”玩耍起来。

这个孩子,在一岁左右,就抱过刚出生的羊羔,抓过小鸡仔。见到爸爸给鸡挖来的老米虫,吓得哇哇大哭。

老高夫妇的女儿“谷子”,还只能躺在父母的怀抱里,还没断奶,就已经被抱着出入过林地。给女儿起“谷子”这个名字,表达了父母对自然的向往,更希望这孩子会像谷穗一样饱满,自由生长。

现在,两个孩子拥有的童年时光,就是狠狠地,尽情地玩。

“孩子的教育很简单,开开心心玩。基本的东西我们教他。”“猎人”的想法很简单,“就像是给孩子一张白纸,他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

尽管讨论孩子的教育早了些,但这个父亲的决定很“霸道”:他们现在已经替孩子的生活做了选择,设计了孩子的未来。

(下转 B02版)

## “中产”最怕被这个社会忘掉

——对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专家唐钧

本报记者 董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田园诗般的意境,被两对都市夫妻搬进了现实生活。遁世的念头在现实的强力挤压下蔓延,他们最终选择抛弃众多人梦寐以求的都市白领梦。

“他们本来属于都市白领或者中产阶级,这原本是最需要被社会认可的一群人,但他们上升的通道往往狭小,甚至闭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唐钧更多谈到了两对隐居夫妻背后来自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

### 城市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齐鲁晚报:这两对夫妻最终选择归隐山林,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唐钧:沉默!他们的积蓄足够维持生计吗?

齐鲁晚报:可以维持几年。

唐钧:一些都市白领选择隐居,也许是城市的生活压力对于他们来说太大了。

齐鲁晚报:这种压力来自于哪里?

唐钧:主要是来自工作。现在社会上的竞争有些无序。

齐鲁晚报:您说的无序,指的是什么?

唐钧: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应该是流动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但是现实中,有些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是关闭的。当有人在努力时一直看不到未来,他就开始抱怨。从另一方面讲,有些人为了竞争,想一下子压倒对手的想法太强烈。

齐鲁晚报:工作上的竞争,不是正常的职场生存法则吗?

唐钧:不一定。现在社会上通常说“仇富”,可我们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仇富,而是谁挣得多就仇谁。比如有些企业,他们很喜欢临时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愿意负任何责任。他们把给员工的福利看做额外的恩赐。

齐鲁晚报:这是一些都市白领选择隐居的理由吗?

唐钧:如果一份很好的工作,等你努力,然后就可以有晋升的机会,这是很好的,但是很明显,他们很辛苦,因为上升的通道很狭小。所以他们选择了远离。

齐鲁晚报:还有很多人认为,隐居的做法不现实,因为你总是一个社会人。

唐钧:他们之所以选择隐居,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们刚刚大学毕业,还一无所有,连基本的生存也不能保证,他们就不会隐居了。

齐鲁晚报:你赞同他们隐居的做法?

唐钧:最起码,我们无权批评他们。

### 中产阶级渴望的是精神享受

齐鲁晚报:您之前就“中产阶级”的概念作过阐述,我想他们应该属于这个范畴。

唐钧:所谓“中产阶级”,它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也正是这一部分人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努力表现,但是对于许多中产阶级来说,压力太大。

齐鲁晚报:中产阶级在城市生存,需要什么代价和成本?

唐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城市里生存是不愁吃喝的,但是他们

渴望的是精神享受,这恰恰是很难得到的。人的需求是分阶段的,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被满足的情况下,他们就产生要被认同的需求。但是中产阶级被认同并不容易。在追求被认同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压力和烦恼。

齐鲁晚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城市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压抑?

唐钧:他们怕被这个社会忘掉。

齐鲁晚报:感受到压力的,为什么是中产阶级?

唐钧:比中产阶级收入更低的人群,他们还到了不追求精神享受的层面,而一些高收入人群,他们有能力让自己“躲起来”,而中产阶级不能。他们面对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他们要缴纳税,要买房子……

齐鲁晚报:这种压力可以缓解吗?

唐钧:理论上可以,个人可以通过奋斗来实现,但是回到刚才的话,向上的渠道太狭小,他们有可能达不到预期。

齐鲁晚报:达不到预期怎么办?

唐钧:没办法,你说怎么办!

### 贫富差距大会影响社会心态

齐鲁晚报:您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感觉压力这么大?

唐钧: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日本,90%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欧美,这个比重是70%—80%,而在中国大概不到30%。他们可能有着不错的收入,可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就是因为要交个税,买房子等等。

齐鲁晚报:不是说现在的社会对中产阶级不够宽容?

唐钧:这样说也不准确,因为社会是在发展的,我们之前提出过“先富带动后富”,这里所说的“富”,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小康”,作为中产阶级,他们不愿看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会使社会心态变得不好。

齐鲁晚报:如果让隐居的这些人回到城市,社会需要做些什么?

唐钧:应当注重培育这个群体,比如可以让社会上更多的蓝领有房住,通过免税或者补贴的形式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工作更加稳定。

齐鲁晚报:您认为您是中产阶级吗?

唐钧:我是啊!

齐鲁晚报:你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唐钧:感觉得到,但总体来说我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在研究社会政策,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事情。

## 现实与心灵的碰撞

本报记者 任鹏

隐居于山林间的老高夫妇和“猎人”夫妇离开了城市,却离不开现实的生活。他们不断被人追问:“要攒多少钱才能过上你们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会不会和现实反差太大?”

“幸福生活就非得物质充足吗?”老高也常常反问网友:“在城市里,你可能房子、车子都有了,那为什么还是不快乐?”

而更多现实与心灵的碰撞,糅杂在了琐碎的生活中。

### 隐居的门槛有多高?

数天之前,一位曾载过老高夫妇的出租车主特意找到老高的宅子。见到他们的时候,这个人惊讶地问:“你们还没回上海啊?”

周围的人总认为,去村里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赚了钱去乡下享乐的,一种是在城市混不下去了,才龟缩在村里的。

“我们不属于这两种人,所以更难让人理解。”“山荆”说。

老高和“猎人”在网上发帖子,介绍山居生活,点击率分别超过百万及数十万。“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跟随着众多,却也有人诧异,怀疑他们的坚持。

“现在的日子比较享受,说坚持不太准确,这有苦撑的意味。我们很随性,如果痛苦早就是了,不会因为当初做了选择就死扛着。”

“猎人”说,山居不是离群索居,找到生活的感觉就行。

他们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攒多少钱才能过上你们这样的生活?

“每个人对生活物质的期望不同,我觉得三五年的积蓄就可以。宅子的租金只花了十万元左右。我们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在赚钱方面,先享受几年乡村生活再说。”

“猎人”的回答是:有人手里有五六十

万还问不够不够,其实物质不是障碍,只要内心渴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山里钱再多也没用,需要补充生活的技巧。”

### 内心宁静也是修行

山居总是被想象得很美好,很空灵。“猎人”却泼了一盆冷水:憧憬这种生活是美好的,但总要考虑现实的困难。

“比如说房子漏雨,有耗子,虫子,进山要防备被蛇咬伤,还有农活的劳累啊,总有这样那样不美好的地方。”“山荆”拿来一个暖凳,里面放了些木炭,在起居室里,只有坐在特制的暖凳上,屁股和腿脚才能生出暖意。屋里的炉子,做饭的功能远大于取暖。

融入山里的“猎人”对生活更有体会。“冬天的寒风不必说了,像去年刚进山,夏天的晚上,我和媳妇,儿子就挤在小木屋自制制的木床上,守着外面的电闪雷鸣,忍受屋里的蚊子叮咬。”

有人找了“猎人”,准备搬到山里去。而更多的人,对此难下决心:忧虑这种生活和现实落差太大。

“怕生活无聊?其实这很简单,回城市的路又没人给你堵上,你不习惯的话回去不就行了?从城市到农村弄得像没有归路花了一样,自己人为设置很多障碍。”“山荆”建议:看重物质享乐的人不适合,小住一下放松还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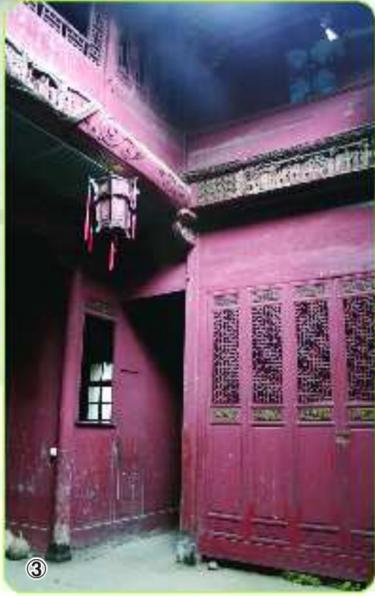
“大家沿着主流价值倡导的去生活,

### 物质与快乐的争论

最近几天,老高和妻子经常讨论一个话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太强势,不够宽容与包容,有权、有钱几乎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幸福生活非得物质充足吗?成功就是有房有车吗?在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中,可能有如此的判断,心里安全感才会更强一些。代表成功的房子、车子、地位都有了很多,很多人为什么仍觉得不快乐呢?”老高问。

三年多的时间里,老高夫妇的生活一直在吃“老本”,没有其他收入的他们,在



1.“山荆”带孩子打钉回来。  
2.“豌豆花”在雪地里撒野。  
3.老高夫妇租了40年的房子。  
4.“猎人”一家和小狗花花出行。